達摩二入說

陳琳麗

一、前言

打開中印禪宗史，菩提達摩承印度般若多羅衣缽，成爲廿八祖，同時又是中國禪宗的第一位祖師。據續高僧傳、歷代法寶記所載，他本是南印度香至王的第三子，成年後，出家爲比丘，志學大乘佛法，冥心虛寂定學，追隨印度禪宗廿七祖般若多羅四十餘年。師父圓寂後，爲維護正法於不墜，致力破除小乘禪觀諸宗。後來，悲正法將陵替於印度，故決心西來。跋山涉水，不辭辛勞，航海三年，終於抵達中國。達摩最初抵宋境南越（即今廣州一帶），當時梁武帝好佛，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優禮沙門，建造寺院無數，確實替佛教做了不少善事。當這位西方高僧飄然遊化此土，他當然不會錯過親近的機會，於是邀請達摩到梁都金陵（今南京），移樽就教，請達摩大師誨以眞道正法。他問達摩說：

「我建造了許多寺院，傳寫了不少佛經，禮待沙門，可說熱愛三寶，您認爲我已積了幾多功德？」達摩回道：「並無功德。」梁武帝如同被澆冷水，接着問道：「什麼是聖教佛法的第一義諦。」達摩冷冷地答道：「廓然無聖。」武帝依舊不解，又問：「那麼在我面前的又是誰？」達摩畢竟是有道高僧，於衆人跟前，開口見膽，各如其量，由梁武帝的問題中，他已知武帝決非契者，因此興味索然地答說：「不知是誰。」梁武帝誠非法器，無法會得法要，所以達摩也就無意久留金陵。離開後，他到了北方的魏國，隱居於嵩山少林寺。據說在少林寺壁觀九年，最後有位名叫神光的儒者，由於不能滿足於儒家的學問內容，來到少林寺，決意追隨達摩，學習佛法的究竟了義，達摩知其確爲不可多得的法器，又感其眞誠、向道之心堅牢，乃誨以「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爲內容的大乘安心法。神光頓悟後，由達摩取名法號慧可，是爲中國禪宗二祖。心印既傳，使命達成，享年百五十餘歲的達摩也就寂化了。

現在一般人都以爲達摩來中國傳心法，主要是以「二入說」誨人。雖然有認爲「二入說」並非達摩的眞道者（如宋代契嵩所著傳法正宗記），而主張二入說乃金剛三昧經的內容。但金剛三昧經本身卽是一部相當成問題的經典，且其成書年代又有爭論。因此不論是二入說出自金剛三昧經或金剛三昧經受了達摩二入說的影響，現就敦煌出土的文獻來推論，二入說爲達摩親說的眞道應該是可信的，而此眞道與大乘安心法却同一旨趣而異其分類。現在就讓我們由二入說，來窺探達摩的法要。

二、理　入

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一是行入。修入眞道的門徑雖有許多，但是小徑畢竟是大道的歧出。雖同可抵達眞道極處，而到底不如大道簡要。譬如北平到漢口，可直取平漢線，固無需由津浦至南京，再由南京迂廻上漢口。修道亦然。達摩所謂入道法門，簡要地標示了理入、行入二種。

什麼是理入呢？「理入者，藉敎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明。若也

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卽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十宗之分，但禪宗獨稱宗門，餘者如華嚴、天台、淨土等等則合稱教下。宗門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爲宗旨，獨異教下諸宗。故藉教悟宗雖經由教下經典，體悟眞道實理，同時確信人人皆具不二的佛性（同一眞性）本就內存於心，祇是被一時習性所染，執性作縛，因此昧於無明，未能朗現開來。佛之所以成就爲佛，也祇是把這人人皆具的同一眞性（佛性），充份的發揮出來，顯朗出來。王陽明說的良知，相似於佛家所言佛性及同一眞性。如果能把這良知佛性充分的呈現發揮出來，那麼就是能超越相對概念世界的思辨，知道自己與他人，凡夫與佛聖，本是平等不二。佛與衆生原卽本不相異。於此，一些思辨概念全廢，當下所把握的祇是一念之明——見性。成佛成魔祇是一念間事。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端看自己是否當下把握住本具的佛性而已。達摩以爲，要捨妄歸眞，朗顯眞性，其方法首先要不受感官所惑，而以如是安心的凝住壁觀去反省自己、洞徹世界。他在少林寺九年面壁，就是如此示法。凝住壁觀是修習見性的直觀法、安心法。直觀故能當下把握事實的眞相；安心故能不爲境界所轉，直觀則慧，安心則定。慧定等持，自然可從容作自己的主人，以本來面目而處。達摩提示了這以定慧爲主的理入法門，正是成佛之道，令學者證入佛菩薩的境界。再者達摩的理入雖藉教悟宗，但却不著於文字思辨，提撕我們當下把握那如如不動、靈明覺知的清淨心，就是禪的宗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堅住不移，去成就它。無論它經教如何橫說豎說，我都祇以捨妄歸眞爲唯一的鵠的。不拘於言語文教，而達絕對自由的妙境。雖由文教入，却不死於文教，而更超越了文教，是臻妙高心法。如此與理如如，衆生與佛，無有分別，廓然無聖，而妙用在心，自然順應而不置，證入眞如本性。

三、行　入

行入卽大乘安心法所示如是發行四法，爲修心實踐的法門，主旨在意志工夫的鍛鍊。雖與理入看

似有別，但骨子裏仍與理相符。禪宗最重實踐，而實踐以修心爲依歸，故此行入乃是實踐修心，磨鍊意志，令所悟的本具之理，完全地呈現在生命的每一躍動音符上。生命活動表現於具體事實上，方式不同，多如恒河沙數，但要證得正知正見，却不外四行——報寃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達摩所示行入，就在說明此四行，其大意略述如下：

1.報寃行：「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寃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寃進道故，說言報寃行」。

修行眞性之人，雖然今生供養三寶，素行善良，沒有任何作奸犯科、對不起良知之舉。照因果之理，該不致有受苦受難之報應。但事實上，今世却依舊生來命苦，屢遭打擊。這時修道人亦不可心生憎恨，錯怪報應有差。相反的，該體知報應可遠溯往昔多世。今世我雖有善行，却遇苦厄，乃是由於我在過去生中，無明煩惱，種下諸多惡業之因，到如今惡業因緣成熟，自然要起現行受果報。因此今世苦厄，乃是無可逃避的結果，應當承受，並非他人或上天故意安排所帶給的。修道人必須於困境時如此體會，逆來順受，安之若素，不怨天，不尤人，依然一心向道。經典上曾說逢苦不憂，正是由於對這造業受果的不爽報應有通徹的了解使然。識透此理，雖一時受苦，亦不生憎怨，尙且精進向道，則有天業盡苦去，正道已入。此行與理冥應，是見行理不二。

2.隨緣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

諸法無我，諸行無常，實由因緣造作所生，業果所轉，一切世俗苦樂本非永存性的眞正苦樂，由不得自我作主。今世所以有喜樂之事可受，乃由往昔所造福德之因形成，致使現世擁有樂果。果盡緣了，則一切還諸空無，因是，今世雖享有喜榮，究竟識透，實無需歡喜；緣盡還無，更不必悲傷。悲喜兩化，得失榮辱，不動於心。唯安之若素，隨來

承受，莊子所言：「安時處順，哀樂不入。」則可望入於佛法大道。

前者報寃行是偏就受苦而言，此者隨緣行是偏就享樂而言。雖有差別，然苦樂得失乃人生在世之全部感受，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感而生情，終受執於情。感情風波不盡，生死苦海浮沉，永無了脫之日。故達摩提示，無論世事如何變幻，我能了徹諸法本無我，諸行原無常，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泰然自處，心如止水，不受苦樂之風所擾。全心盡道，常惺惺地唯任眞性擴充朗現開去，則雖非由理而入，此行亦暗合眞道。

3.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

一般世俗人，由於無明作執，意識心的驅使，對於世俗的五欲六塵，都存有一種貪染的欲念，這就是所謂求。貪求之毒，如同「瞋恨」、「痴迷」

第一公司
好最用信・久最史歷
有盡有應・全齊品貨
以眞誠接待顧客 ※ 用微笑表達意謝
電話：三七三八五一九

一般，吞噬了良知的作用，蒙昧了眞性的顯現。於是認賊作子，以妄爲眞，終難逃出三界。精進向道者則不然。他們體悟現象界諸有，實是因緣所生的「幻化有」。聚聚散散，根本不是實有，萬法皆空，沒有貪得求有與執著的必要。因此在他們生命的血液裏，沒有貪求的毒素，一切所行，祇依靈覺之明——佛性，不固執於現象，也不著念於有無。諸般行爲，純依本心，當爲則爲，事來便應，事過便了，全無丁點沾染。老子說：「爲而不有」，正是最好的描述。他們隨緣處世，心中如如不動，了了分明，應該如何就如何，沒有一絲毫的雜念夾雜其間。貧而樂道，富更好禮。他們明白三界如同火宅，誠非久居之地，有著貪求之心的肉身實是一切苦惱的根源。祇要有情作縛，任誰也無法逃脫受苦的命運。智者了達有情即苦義諦，乃銳意捨妄歸眞，無有所求，化煩惱爲菩提，唯道是行。

4.稱法行：「性淨之理，目之爲法。信解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知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又云：「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施捨，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淨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報寃行旨在去「瞋」，隨緣行旨在去「痴」，無所求行，則重在去「貪」。貪瞋痴三毒既去，則須積極地勤修六度萬行。六度以布施爲第一，然首先需信解性淨之理，始爲正法，前五度屬事修，末後般若度是顯理，修前五度離了般若皆屬人天福報，布施若無般若，只能稱布施而不能稱布施度，般若者即不著相也。故般若正智實爲六度中之明燈。經稱：「五度爲盲，般若爲導」。以清淨般若，導行布施等五度，自利而利他，是入菩提正道。

無所求行是消極的不作貪求；稱法行是積極的作六度行。六度以布施爲首，四攝法亦以布施爲首，可見布施之重要，蓋衆生煩惱無盡，歸納之爲二十六種，其中有六個根本煩惱與二十個隨煩惱，再歸納之即爲貪瞋痴三毒，三毒再歸納之只有一個貪字，因貪不到才生瞋，所以貪是衆生生死輪廻的根本。佛有大智，看透了其中根源，乃教衆生以布施

對治之，是爲徹底解決之道。上文曾引述祖師法語曰：「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施捨，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淨化衆生而不取相。」其大意是眞如本性的理體本來是清淨的，一點慳吝的煩惱都沒有，內財外財均能布施，心中沒有捨不得的意思，通達「三輪體空」的道理，卽無布施之我，亦無接受布施之人，更無中間所布施之物，行布施時不著布施之相，在八識田中一點印象都不留下，誠如祖師所說修行六度而無所行。

非獨布施如此，其餘「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也都需持着「成就他人正所以成就自己；成就自己乃於成就他人中得」的正見，奉行不渝。而此行又卽透過「無所求行」而行，是雖行而不著相。這種「無心」之行，實依淸淨之法，依佛性的靈覺，積極的開拓去，以「如是順物」「如是方便」而顯發良知眞性，全無半點私欲，此時全心是理，滿腔是法，比之孔子七十不踰距的境界尤有過之。

四、結　論

從以上二入說推論，達摩成爲我國禪宗的開山祖，誠非偶然。他不但繼承了釋迦靈山拈花微笑的無上勝妙心法，且開拓出慧可以後所發展的中國禪宗。仔細檢點，禪的精神，幾乎全攝藏在此二入說內。不同的祇是這高度活潑性的禪，達摩以達摩式、臨濟以臨濟式、趙州以趙州式、馬祖以馬祖式，各自表現出他們獨特的風格。但質言之，其精神却同是覓求眞本，入佛知見。

禪對於經典，向來採超越與依歸兩種態度。一方面：「奪而論之，無一言所依」（興禪護國論），十二部經藏總是閒文字；另一方面：「與而論之，一大藏教皆是所依」（同上），廣覩經論，外更無別傳心印。達摩理入亦云藉教悟宗，一切經教皆是所依。又云：「更不隨於文教」。是見所有經藏畢竟是閒文字，「言下契會，教將何用。至理絕言，教是言詞，實非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妄」（少室六門）。這種既依歸，又超越、無可無不可，自由出入的經典觀，在二入說已露盡消息。見性成佛之性，卽是眞如本性又叫做實相，實相無相，不可言說，佛學談到最高境界，比之以指標月，凡是說得

出的均是指而非月，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一說便錯，動念即乖，所以祖師說道本無言，言說是妄，就是這個道理。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宗，最忌邏輯思辨。思辨之成立，大抵皆由對待概念演繹而來。落入對待概念的思辨則與見性謬差萬里。禪宗要人把握的明心見性決非思辨活動所能捕獲，而是須「當下即是」，如雷破天驚一般，超出概念思辨，以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妙契聖心，以一種直觀方式與道同在。達摩所謂凝住壁觀乃是用此當下即是的直觀剎那地把握住聖心道心。此時則一切自與他，聖與凡的對待概念，俱化爲一絕待的究竟法。在這裏，一切邏輯思辨全廢。唯有如此，才能找回眞實自我的安心處，亦即菩提住處——無住之住。金剛經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雲門禪師所道「隨波逐浪」的境界，也祇有在此處才朗現得出。

道是被擁有，而非被了解的。要擁有道，應於行中得。禪宗最重實踐，對於一些坐而言談，以「播弄精魂、玩弄光景」爲尚的僞禪，是不屑一顧的。因爲「禪並不是要去證明解釋或討論，而是把『信』的事實，按其本來面目呈現出來」（鈴木大拙語）。所謂於事上得解，於事上見法，一切通徹都在事上磨鍊而通過之。因此六度萬行爲菩薩所必修。達摩就如是發行提出行入的四行，如前所述，是意志工夫的鍛鍊，是修心實踐之門。先則消極地除去三毒妄念（報寃行去瞋、隨緣行去痴、無所求行去貪），然後則積極地以般若智導六度，依教而行，務使眞性顯現。成就自己同時也成就他人。入佛知見，廣度衆生，會與我同登佛地。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誠爲佛法第一義諦，祖師的西來意。「行而無行，無住之住」適是菩提行住之處。達摩此法，與禪宗精神更相密契。臨濟禪師說：「自達摩西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不受人惑，即不受現實業緣所迷惑，不因苦而怨，不爲樂而喜，無有貪求，但祇淨心修持，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爲歸止，這就是達摩二入說的宗旨，禪宗的眞精神。唯有隨流持得性，無喜亦不憂，沒求却稱法，行滿天下無行相，那管它「諸法既空，阿誰修道」。

達摩二入說，雖示理入行入二門，以便學者修持入道。但理行本是二而一，理所以達行，行所以

顯理、理失却行，卽如跛者，行拋棄了理，亦如盲者。務需相輔相成，始是眞諦。理行實是一體之兩面觀，不可視作個別的二門，否則肢解了二入說，保證達摩諸祖棒你三十，覓心了不可得。

最後要提醒的是：現在是末法時期，佛曾說過末法時期修淨成就，若講契機的話，還是修念佛法門比較可靠，因爲修禪必須有高度的智慧，同時也須有好的師承。六祖惠能大師是再來人，一聞千悟，尙且要有五祖給他開示，乃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乃啓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遂傳與衣鉢。今天似乎還沒有破三關的大禪師，我們縱然有惠能的利根根性，沒有師承，也是枉然。現在一般人都喜歡談禪，也未嘗不好，只可拿他當作安定心情、求定的前方便，若是要想了生死、出輪廻、超三界，還是老實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較有把握，因爲我們的煩惱障、所知障、塵沙無明絲毫未斷，先求一個帶業往生，到了西方不退轉時再長期修學，達成佛果，這個方法還比較可靠些，希望讀者深入體會。

——本文榮獲美佛會密勒獎學金，作者陳麗琲，就讀中興大學中文系四年級。

芒花

新竹師專　黃瀛欽

從七月開始，河畔的芒花，就彷彿在一夜之間，都被流螢點燃成串串白髮。

芒花的生命竟是這麼令人難以思議，什麼是剎那？什麼是永恒？

我只看見它有青綠强勁的軀體，柔韌異常，不怕狂風驟雨。可是爲什麼等到它生命的成果一旦展開，却是滿頭白髮，逐漸凋零，隨風飄化。

現在又到大陸飄雪的季節了，可是此地無雪，滿山滿野的芒花啊！你可是雪神的化身？爲大地帶來一襲寒意，爲人生展示無常啓廸。